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

余光中 | 蒋勋 | 朱天心 等著

宇文正 主编



要相信，这世上终会有一个人，
目光所至，都是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

余光中 / 蒋勋 / 朱天心 等著

宇文正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 / 余光中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594-3191-2

I. ①再…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09596号

本著作物经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书 名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
作 者	余光中 等著
责 任 编 辑	曹 波 王昕宁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3191-2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孤独是一场自在的独行



也许孤独是爱的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人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002	灭烛，怜光满
010	质数
019	真山真水
026	云豹还在吗？
040	七个清晨



第二章

愿成长不哀伤



我不相信我们的努力毫无意义。我不相信，最好的时光，只能存在于过去和回忆中。每一个回忆，都在成长的路上熠熠发光，每一次成长也都在铸造更美的将来。

050	我的街猫朋友——最好的时光
057	晒年糕
060	咖啡店 再相见
065	黎明，才正要降临
070	在龙眼树上哭泣的小孩
075	取药的小窗口
084	看太阳的方式

第三章

人生最美是清欢



在复杂的世界里，做一个简单的人。以清静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愿你从浮躁的世界找到内心的平静。不浮不躁，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地过好这一生。

092	沐浴绮谭
-----	------

101	四月的听觉
105	给吉米的信
114	毒药
123	生生不息
129	生死簿
136	想去远方
143	拍痰
146	网纱象城

第四章

路过皆美好



乡愁可说是以蛛网、尘灰和泪水、口水糊起来的东西，七分浪漫，三分无奈，固然无法摆脱，却也不能太过当真。

154	厕所的故事
163	陶渊明说悄悄话——士林下树林街
168	也许有一个地方——谈旅行和乡愁
178	雁山瓯水
190	夜色渐凉
200	两面海洋



第五章

时光深处的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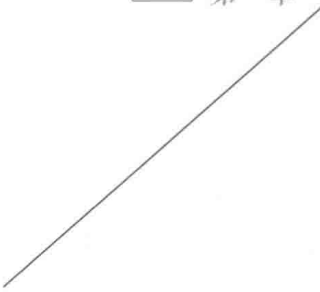


人无法靠其他事物壮大自己，“一”仅仅是如实反映出质数的自身。而那正是一种了解自我的契机，唯有如此，才终能开始面对真正的自我，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加光彩夺目。

204	冬夜，高铁下错站
209	兰花辞
220	自己的房间
228	追忆逝水空间
242	春日午后的甜腻及其他
244	别后

孤独是一场自在的独行 1

 第一章



也许孤独是爱的意味深长的赠礼，受此赠礼的人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 • •



灭烛，怜光满

蒋勋 / 文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记得张九龄《望月怀远》这首诗里的一个句子——灭烛怜光满。

明月从海洋上兴起，海面上都是明晃晃的月光。大片大片如雪片纷飞的月光，随着浩瀚的水波流动晃漾。月光，如此浩瀚，如此繁华，如此饱满，如此千变万化，令人惊叫，令人啧啧赞叹。

诗人忽然像是看到了自己的一生，从生成到幻灭，从满树繁花，如锦如绣，到刹那间一片空寂，静止如死。刹那刹那的光的闪烁变灭，刚刚看到，确定在那里，却一瞬间不见了，无影无踪，如此真实，消逝时，却连梦过的痕迹也没有，看不到，捉摸不到，无处追寻。

诗人的面前点燃着一支蜡烛，那一支烛光，晕黄温暖，照亮室内空间一角，照亮诗人身体四周。

也许因为月光的饱满，诗人做了一个动作，起身吹灭了蜡烛的光。

烛光一灭，月光顷刻汹涌进来，像千丝万缕的瀑布，像大海的波涛，像千山万壑里四散的云岚，澎湃而来，流泻在宇宙每一处空隙。

“啊——”诗人惊叹了，“原来月光如此丰富饱满——”

小时候读唐诗，对“怜光满”三个字最无法理解。“光”如何“满”？诗人为什么要“怜光满”？

最好的诗句，也许不是当下的理解，而是要在漫长的一生中去印证。

“怜光满”三个字，在长达三四十年间，伴随我走去了天涯海角。

二十五岁，从雅典航行向克里特岛的船上，一夜无眠。躺在船舷尾舵的甲板上，看满天繁星，辨认少数可以识别的星座。每一组星座由数颗或十数颗星子组成，在天空一起流转移动。一点一点星光，有他们不可分离的缘分，数百亿年组织成一个共同流转的共同体。

爱琴海的波涛拍打着船舷，一波一波，像是一直伫立在岸边海岬高处的父亲“爱琴”（Aegean），还在等待着远航归来的儿子。在巨大幻灭绝望之后，“爱琴”从高高的海岬跳下，葬身波涛。希腊人相信，整个海域的波涛的声音，都是那忧伤致死



的父亲永世不绝的呢喃。那片海域，也因此就叫作爱琴海。

爱琴海波涛不断，我在细数天上繁星。忽然船舷移转，涛声汹涌，一大片月光如水，倾泻而来，我忽然眼热鼻酸，原来“光”最美的形容咏叹竟然是“满”这个字。

“怜”，是心事细微的振动，像水上粼粼波光。张九龄用“怜”，或许是因为心事震动，忽然看到了生命的真相，看到了光，也看到了自己吧。

一整个夜晚都是月光，航向克里特岛的夜航，原来是为了注解张九龄的一句诗。小时候读过的一句诗，竟然一直储存着，是美的库存，可以在一生提领出来，享用不尽。

月光的死亡

二十世纪以后，高度工业化，人工过度的照明驱赶走了自然的光。

居住在城市里，其实没有太多机会感觉到月光，使用蜡烛的机会也不多，张九龄的“灭烛怜光满”只是死去的五个字，呼应不起心中的震动。

烛光死去了，月光死去了，走在无所不侵入的白花花的日光灯照明之下，月光消失了，每一个月都有一次的月光的圆满不再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了。

那么，“中秋节”的意义是什么？

一年最圆满的一次月光的记忆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汉字文化圈里有“上元”“中元”“中秋”，都与月光的圆满记忆有关。

“上元节”是灯节，是“元宵节”，是一年里第一次月亮的圆满。

“中元节”是“盂兰盆节”，是“普度”，是把人间一切圆满的记忆分享于死去的众生。在水流中放水灯，召唤漂泊的魂魄，与人间共度圆满。

圆满不只是人间记忆，也要布施于鬼魂。

在日本京都岚山脚下的桂川，每年中元节，渡月桥下还有放水灯仪式。民众在小木片上书写亡故亲友姓名，或只是书写“一切众生”“生死眷属”。点上一支小小烛火，木片如舟，带着一烛光放流在河水上，摇摇晃晃，飘飘浮浮，在宁静空寂的桂川上如魂如魄。

那是我又一次感觉“灭烛怜光满”的地方，两岸没有一点现代照明的灯光，只有远远河上点点烛火，渐行渐远。

光的圆满还可以这样找回来吗？

岛屿上的城市大量用现代虚假丑陋的夸张照明杀死自然光。杀死月光的圆满幽微、杀死黎明破晓之光的绚丽蓬勃浩大，杀死黄昏夕暮之光的灿烂壮丽。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现代照明，高高的无所不在的丑恶而



刺眼的路灯，使人喧嚣浮躁，如同噪音使人发狂，岛屿的光害一样使人心躁动浮浅。

“光”被误读为“光明”，以对立于道德上的“黑暗”。

浮浅的二分法鼓励用“光明”驱赶“黑暗”。

一个城市，彻夜不息的过度照明，使树木花草不能睡眠，使禽鸟昆虫不能睡眠，改变了自然生态。

“黑暗”不见了，许多生命也随着消失。

消失的不只是月光、星光，很具体的是我们童年无所不在的夜晚萤火也不见了。

萤火虫靠尾部荧光寻找伴侣，完成繁殖交配。童年记忆里点点萤火忽明忽灭的美，其实是生命繁衍的华丽庄严。

因为光害，萤火虫无法交配，“光明”驱赶了“黑暗”，却使生命绝灭。

在北埔友达基金会麻布山房看到萤火虫的复育，不用照明，不用手电筒，关掉手机上的闪光，萤火虫来了，点点闪烁，如同天上星光，同去的朋友心里有饱满的喜悦，安详宁静，白日喧嚣吵闹的烦躁都不见了。

“灭烛怜光满”，减低光度，拯救的其实不只是萤火虫，不只是生态环境，更是那个在躁郁边缘越来越不快乐的自己吧。

莫奈的《日出·印象》

欧洲传统绘画多是在室内画画，用人工的照明烛光或火炬营造光源。有电灯以后当然就使用灯光。

十九世纪中期有一些画家感觉到自然光的瞬息万变，不是室内人工照明的单调贫乏所能取代，因而倡导了户外写生，直接面对室外的自然光（En plein air）。

莫奈就是最初直接在户外写生的画家，一生坚持在自然光下绘画，寻找光的瞬间变化，记录光的瞬间变化。

莫奈观察黎明日出，把画架置放在河岸边，等待日出破晓的一刻，等待日出的光在水波上刹那的闪烁。

日出是瞬间的光，即使目不转睛，仍然看不完全光的每一刹那的变化。

莫奈无法像传统画家用人工照明捕捉永恒不动的视觉画面，他看到的是刹那瞬间不断变化的光与色彩。

他用快速的笔触抓住瞬间印象，他的画取名“日出·印象”，他画的不是日出，而是一种“印象”。

这张画一八七四年参加法国国家沙龙比赛，没有评审会接受这样的画法，笔触如此快速，轮廓这么不清晰，色彩这么不稳定，这张画当然落选了。

莫奈跟友人举办了“落选展”，展出《日出·印象》，报道



的媒体记者更看不懂这样的画法，便大篇幅撰文嘲讽莫奈不会画画，只会画“印象”。

没有想到，“印象”一词成为划时代的名称，诞生了以光为追寻的“印象派”，诞生了一生以追逐光为职志的伟大画派。

石梯坪的月光

石梯坪在东部海岸线上，花莲县南端，已经靠近台东县界。海岸多岩块礁石，礁石壁垒，如一层一层石梯，石梯宽阔处如坪，可以数十人列坐其上，俯仰看天看山看海。看大海壮阔，波涛汹涌而来，四周惊涛裂岸，澎湃声如雷震。大风呼啸，把激溅起的浪沫高扬在空中吹散成云烟。

我有学生在石梯坪一带海岸修建住宅，供喜爱东部自然的人移民定居，或经营民宿，使短期想远离都会尘嚣的游客落脚。

我因此常去石梯坪，随学生的学生辈扎营露宿，在成功港买鱼鲜，料理简单餐食，大部分时间在石梯坪岩礁上躺卧坐睡，看大海风云变幻，无所事事。

石梯坪面东，许多人早起观日出，一轮红日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像亘古以来初民的原始信仰。

夜晚在海边等待月升的人相对不多，月亮升起也多不像黎明日出那样浩大引人敬拜。

我们仍然无所事事，没有等待，只是坐在石梯坪的岩礁上聊

天，但是因为浪涛声澎湃，大风又常把出口语音吹散，一句话多听不完全，讲话也费力，逐渐就都沉寂了。

没有人特别记得是月圆，当一轮浑圆明亮的满月悄悄从海面升起，无声无息，一抬头看到的人都“啊——”的一声，没有说什么，仿佛只是看到了，看到这么圆满的光，安静而无遗憾。

初升的月光，在海面上像一条路，平坦笔直宽阔，使你相信可以踩上去一路走向那圆满。

年轻的学生都记得那一个夜晚，没有一点现代照明的干扰，可以安静面对一轮皓月东升。我想跟他们说我读过的那一句诗——灭烛怜光满，但是，看到他们在宇宙浩瀚前如此安静，看到他们与自己相处，眉眼肩颈间都是月光，静定如佛，我想这时解读诗句也只是多余了。

蒋勋

福建长乐人。1947年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宝岛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并先后执教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担任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



质数

徐孟芳 / 文

我其实是个质数。

初中一年级那年，由数学课本中读到此类数字的定义，我将那段解说用荧光笔涂得金黄：“质数：就是一个正整数，除了本身和1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正整数因子。例如2、3、5、7是质数，而4、6、8、9则不是，后者称为合数。”也就是说，质数，除了它自己和每个数字都能够拥有的“一”之外，没有其他数字可以组成，它跟其他数字无涉，它仅仅是自己，它仅仅拥有自己。这堂课的上一堂是体育课，老师要求全班分组，每组六人，全班三十七人；一阵哄闹各自带开后，有一个人还留在原地，是我。

没错，37是质数。因为是质数，我才会无组可入。体育老师的数学一定很差，连6除不尽37都无法理解，竟还笑着对我说：“哈哈，三十七号你人缘怎么那么坏？竟然没有人要跟你一